

《瞒天过海》上演多重反转悬疑

“中国版《看不见的客人》”来了。改编自西班牙高分悬疑片《看不见的客人》的电影《瞒天过海》今起上映。该片由陈卓执导,许光汉、张钧甯、惠英红、尹正等主演。

《瞒天过海》通过一起密室谋杀案,引出凶案背后不同群体的爱恨纠葛,多重线索交织反转下,罪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导演陈卓坦言,如何做好本土化,是他拍摄这部电影的最大挑战。为此,他加入了很多情感探讨,希望能跟现实生活产生关联,触及更多观众的心灵。谈及影片主题,他说:“不要小看人性之恶的破坏力,也不要低估亲情的爆发力。”

该片主演许光汉凭借电视剧《想见你》走红,这次在《瞒天过海》中首次尝试反派角色,他表示有一定挑战:“拍对峙戏有时候有场景转化,有时候需要一气呵成。另外,我要演一个反派,外形上要努力做到心目中想象的样子。”张钧甯曾主演悬疑题材电影《缉魂》、网剧《唐人街探案》等,在《瞒天过海》中她饰演深陷命案并被勒索的富商太太乔安娜。张钧甯透露,乔安娜是个谜一样的女人,片中她的角色有多重反转,“结局肯定让大家意想不到。”来源:《北京日报》



更宏大,更现代:大女主戏的新变化

由张巍编剧(曾执笔《梦华录》),刘诗诗、刘宇宁领衔主演的古装剧《一念关山》开播后,以极快的速度实现平台热度破万的小目标。该剧口碑虽差强人意,但在2023年末,古装剧要么热度平庸要么口碑不济的背景下,总算是带来一点亮色。

从类型上归类,《一念关山》是大女主戏的变体,整部剧主要围绕着刘诗诗饰演的角色展开。在几年前,大女主戏曾经风行一时,但很快因为模式化、套路化,令观众审美疲劳。大女主的人设依然受欢迎,只是大女主戏这一类型需要新变。《一念关山》从主题立意、女性人设以及剧情编排上,都较以往的大女主戏有所变化。剧作并不完美,但主动求变值得肯定。

主题立意 女性价值中的家国意识

大女主戏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,是经由女性成长,控诉父权制度、张扬女性价值。无论是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《楚乔传》还是《扶摇》《上阳赋》,虽然故事不同、人设不同、风格不同,但它们均采用这一相似的主题。

只是,一些大女主戏在凸显女性主题的时候,也会陷入主题先行的思维陷阱中,张扬女性价值变成空洞地喊口号,反而让观众产生了“吃题材红利”的反感心理。之后,大女主戏在主题表达上渐渐有一些调整变化:张扬女性价值的同时,不断丰富女性价值的内涵,提升女性价值的分量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革方向,是将女性的价值追求,与守护家国天下联系起来,让女性的价值不局限于宫斗中的获胜、经济上的独立、婚恋中的自由,也包括建功立业这样的伟大抱负的实践——这从来不是男性专属。

《一念关山》便是如此。女主角任如意本是安国情报组织朱衣卫最好的刺客,后遭人陷害脱离组织。她的目标除了活下去,就是调查对她有恩的昭节皇后的死亡之谜。

任如意最初的目标,仅仅是为“私”——要复仇。但当她脱离组织,真正以个体的身份在人世间走了一遭,她对这世间的烟火气有深深的眷恋,“原来寻常巷陌里,五光十色和人间烟火,也那么美好”。她的观念渐渐发生变化,目标变得更宏大、更广阔也更无私。在调查恩人死亡原因的同时,任如意要成为一名惩恶扬善、惩奸除恶、为民请命的“侠客”,而不是在完成复仇目标后,“陪一个男人,过他想过的生活,独自隐居”。

《一念关山》的女性成长,并非“雌竞”能力的提升,或者个人业务能力的精进,而是思想格局的打开与扩展:女性可以有更大作为,女性可以为一个美好清明的社会做出更多贡献。

女性人设 现代观念的寄托与传达

大女主戏的时代背景有两种:一种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朝代,一种是架空虚构的朝代。它们对“历史真实”的要求也截然不同,直接影响着人物塑造的方式。

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《如懿传》这样的大女主戏中,故事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年代中,不仅服化道应该大致符合那个年代的“典型环境”,也不能让人物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,做出超出那个时代思想认知的行为举止——那往往是不可信的。比如《甄嬛传》中,甄嬛一开始对于封建皇权的态度是依赖的、迷恋的。在爱情梦碎后,她才逐渐认识到皇权的冷酷残忍,真正确立了独立的意识,努力向上攀爬成为权力的上位者,避免被碾压的命运。从当下的视角看,甄嬛的思想认知仍然是保守的、落后的;但从艺术评鉴的角度看,局限性的甄嬛才是真实可信的:她是那个时代的人,也已经做出一个清朝女性所能做的极限。

随着大女主戏的进化,很多女性观众对这类有局限性的女性角色感到不满足。她们希望在古代的背景中,也能够出现有现代观念的女主人公:既能寄寓现代女性观念,也能让女性的现代意识与古代的封建大背景产生碰撞与对抗,形成新的戏剧张力。这样的意图,在架空背景下的大女主戏中可以实现。近些年来,市面上的古

装剧以架空背景为主流,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让便捷植入现代观念。

在《一念关山》中,梧国的皇后萧妍,被暗恋她的丹阳王质问——为什么先皇赐婚时她明明心中不愿,仍要嫁给当今的皇帝呢?萧妍直接回答,只有嫁给他,她才能成为大梧最尊贵的女人。而当丹阳王向她承诺,如果他当上皇帝,就会给她皇后之位时,萧妍予以拒绝:“本官更想做太后。做皇后,一切尊荣只能来自于你的宠爱。可是做太后,在他亲政以前,权力只会掌握在自己手里。”固然萧妍仍然停留在“宫斗”的逻辑里,但她对个人权力欲望的自觉追求,已是宫闱女性刻画的一种突破。

在女主角任如意身上,《一念关山》寄托着更为先锋的女性意识。比如任如意对认为只有结婚才能有依靠的公主说,女性并非一定要结婚,“谁说女子一定要嫁人,你是公主,大可以独身一人永世自在……嫁人有什么好,人生莫做他人妇,百年苦乐由他人”。比如她想遵从恩人的遗愿,找个男人生个孩子,但谈恋爱就算了,“草原上的母狮子,从来都是自己捕猎,自己养孩子”……可以说,当代社会中很多人的观念还达不到任如意的层次。

除了依托女性群像的塑造外,《一念关山》也经由男主人公宁远舟对女性的共情,来传达一些重要的现代女性观念。比如当好友调侃任如意时,宁远舟正色对他说:“她只要没有主动向你表示垂青,你的每一句求爱之语都是调笑,都是不尊重,更何况还当着他人的面?”这是对“喜欢”边界的明晰,有助于拉升屏幕外的一部分观众的观念水平。

剧情编排 公路剧形式的新颖演绎

以往的大女主戏,大抵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戏剧空间,比如宫斗剧局限于后宫,女性权谋剧会由后宫拓展到朝堂。在武侠剧中,侠客行走于江湖中,戏剧空间更多呈现出流动的状态。《一念关山》是涉及权谋元素的大女主戏,但它借助了武侠剧中流动戏剧空间的创意,用公路剧的形态编排剧情,赋予剧情新鲜感。

在设定中,由于梧国皇帝被安国所俘,对方索要十万两黄金,并要皇子前来亲迎上。天真善良的小公主杨盈自愿女扮男装,出任迎帝使。任如意和宁远舟因为各自的原因,成为护送公主的使者团中的一员。剧情由从梧国到安国的“公路之旅”连贯而成。在护送使者的过程中,任如意和宁远舟经历了各种波折,对彼此的感情有了升华,也实现了个人的成长。公路剧的形式,让戏剧空间更为开阔,也让剧情产生了“移步换景”的审美效果。

公路剧形态中,人物的成长变化往往会留下鲜明的轨迹,这也是公路剧最核心的看点之一。《一念关山》中,任如意与宁远舟的成长是预料之中的。意外之喜是杨盈也在旅程中完成个人的蜕变,她的人物弧光令人印象深刻。

在一开始,作为一个在皇宫里受冷落的公主,个性孱弱、自卑的杨盈,对世人的认知单纯到幼稚的地步。在得知皇嫂想要陷害她时,她难以置信,意气用事要回去问个明白;勉强接受真相后,她又自怨自艾,认为自己才是最可怜的人……但在她的每一个困惑节点,任如意和宁远舟都是她的领路人,让她意识到公主身份的幸福,以及这个身份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
总之,相较于以往的大女主戏,《一念关山》试图在几个层面上做出变化,丰富表达、提升内涵、增加吸引力。这样的努力值得肯定,也是大女主戏可取的探索方向。

只是,剧作仍然存在不少瑕疵,尤其是在男女主角关系的书写上,《一念关山》显得左支右绌。剧作既想赋予男女关系新的表达,让大女主不依附于男性,又试图增加男女主角的撒糖互动。于是,在每个任如意有困难的时刻,宁远舟都会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,好像离开了宁远舟的帮助和拯救,任如意就无法独立行走江湖。大女主戏中就一定要有爱情?大女主就不能纯粹搞事业?如若出现爱情元素,就只能是男性拯救女性的形态吗?如何想象不一样的男女关系?这是大女主戏仍然需要思考的方向。

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

